

後記

「愛我的未來小狗／在海岬的一棟房子露臺上搖尾巴／到能見到的那天為止／我每天都堅持不懈地寫日記」——〈未來的小狗〉谷川俊太郎

開始寫這篇後記時，適逢我媽媽六周年的忌日。我從淡水的住處，回到溫暖潮濕的臺南海邊老家。確實，與我媽媽交代完後，這本書也算是正式完成了。因為這本書的第一篇作品寫於我就讀東華研究所的那年，那也是媽媽過世的那一年。

關於後記要寫什麼，我思考跟真正下筆的時間大概是九比一。在出版前，編輯跟我說：「其實，如果問我這是本跟什麼有關的小說，我覺得我答不出來。」我說：「我也是。」如果為這本書列出關鍵字，那會是夢、女性、海、現實與虛幻的邊界、活著的焦慮等等。

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夢。

這本小說集中，有幾篇是直接以我的夢改編而成的。我很幸運，在醒來後經常完整記得夢的內容，在夢中，我經歷的冒險或故事總是很精彩，甚至許多都比我所發想的小說還要迷人、還具有符號與意義。

之前我曾聽人說過，寫作的功用之一，就是你可以在文學中完成現實做不到的事情。我想夢也是一樣的。在我媽媽過世後，我經常夢見她。我覺得那並不是託夢，我也不想從心理或科學理論去解釋這些夢境，就僅僅是覺得在夢中與媽媽一起兜風、坐在客廳看電視、看海的時間非常快樂而已。雖然，現在我越來越少夢見她了。

但最重要的是，活下去。活下去就能繼續作夢。

我曾聽過一種說法，就是運氣是會轉移的。當你遇到一件倒楣的事，另一件事情就會發展得很順利。我是一個超級倒楣鬼，因此當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時，我是這麼相信的。

也許是運勢與性格的養成環環相扣，倒楣的天性讓我從小到大都很自卑，同時又依賴直覺，因為既然都躲不過，不如就照著自己心裡所想的去做。寫作就是這樣開始的。後來我發現，寫小說就像是在創造自己可以控制的夢。再後來，我發現寫作是建構自己的方法。有沒有這麼誇張不知道，但我想我寫小說是為了讓我喜歡上自己。

之後，為了認真寫作，我進了東華唸華文所。看似浪漫且追夢的選擇，換

到的是超乎現實的苦難生活。是的，不論順利與否，創作無論如何都是痛苦的。在那期間，並沒有發生什麼戲劇性或強大的打擊，也不一定是實質上發生了什麼壞事，而是某些微小事物的堆積與煞那的領悟，讓人進入幻滅與成長的循環。後來我發現，這是因為我們用來寫作的這顆心，與生活、感到開心與悲傷的心是同一個。文學性跟人性不是無比貼近嗎？

如果好與壞的感受可以量化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我想我所遇過的壞事多過於好事。甚至，我願意用所有去換回所失去的某些東西，但那已經不可能了。那麼，那個「運氣互補說」是在唬爛嗎？那些沒有回來的到哪裡去了？在文學裡吧，我想。那些失去的事物會在我往後的文字裡出現，它們終究不是白白發生的。這麼說來，其實好與壞的感受到了最後並沒有分別，它們都只是一種過程。

總而言之，活到了現在，我覺得讀文學的自己是幸福的。尤其是在東華唸文學。在山與海之中被放大的感官，讓許多文本與人生體會交融著。我們在解讀文本時，學習的是為何這個人物會有這樣的動機、這樣的詞句為何讓人覺得神往。我們體驗越多的同時，就離文學越近，就離寫作越近。

最重要的是，活下去。活下去就能繼續寫作。

最後，還是要進入雖然老套但不可省略的感謝環節。特別謝謝在東華大學唸研究所時，對有所啟發的老師：我的指導教授張寶云老師、李依倩老師、吳明益老師與游宗蓉老師。謝謝曾鼓勵過我的前輩：侯建州老師、謝旺霖老師、任明信老師、林達陽老師與陳夏民老師。萬分感謝陳雨航老師為我撰序，並在某次文學獎看見了我。感謝我喜歡的漫畫家丁柏晏幫我繪製封面。感謝我的編輯與木馬出版社。謝謝我的同事：唐青古物商行的夥伴們給予我支持與快樂。謝謝在文學路上遇見的每個朋友。謝謝阿橙。謝謝海邊小屋的姊妹，謝謝爸爸，最後謝謝媽媽，沒有她就沒有這一切。